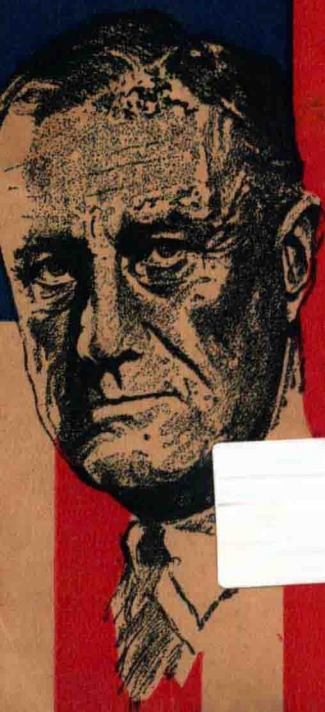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兒子

羅斯福

馮雪天



一 他的童年

在一處可以俯瞰赫特遜河的高原上雄據着一座長而疎散的建築，華美莊嚴，仍然富於樸野的風趣，不失爲鄉邨的點綴品。屋的一面有遮陽的迴廊，面向西南，迤邐穿渡一片狹的草場，而達森林隙處，再

前，抵赫特遜河濱，晴光蕩漾，一線如帶。薩拉德蘭娜羅斯福（Sara Delano Roosevelt）在五十二年之前來到這屋中作新嫁娘，當她坐在陽光遍灑的玻璃窗下時，隱約可以看見另一處房屋，那就是她誕生的母家，而雅各羅斯福也是在那處屋中向她求婚，從德蘭娜的五姊妹中，獲得她作為新婦的。

她常常坐在一處簾幕深垂的廊廡之下，那靈活的手指迅速地結紵織物；她飄忽的思緒在這寂靜的天宇之下，回溯到半世紀以前的生活。當她想到那些寧靜的日子，在她的腦海中就泛起一個可愛的印象，就是那回憶中的她的孩子的容貌。

就在這充滿懷舊之情的古屋裏，羅斯福太夫人訴述下面的歷史：

在富蘭克林幼年時我可曾想到他異日會作總統嗎？不，我從沒有這樣想過！那麼對於他將來的前程我們抱着甚麼宏願呢？說來也很微小，只願他長大時能如他父親一般，正直持重，公正仁慈，作一個有骨氣的美國人。

他的父親和我從不企圖去改變他的志趣與傾向，也不去拘束他使成定型的生活。至少我們竭力這樣阻止自己，想着我們在這點上是成功的。直至一天，那時富蘭克林還只五歲，我們看出他似乎很有一些憂鬱和沉悶的樣式，無論我們怎樣設法引逗，他總不舒展愁顏。後來我們都有一些驚訝了，我問他爲甚麼他這樣悒鬱，他並不立刻回答，隔了一會他纔沉重地說，『是的，我是不快活。』當我再往下詰問時

他又沉默了一會，喊着說，『啊，是爲了不自由！』

現在想來這似乎很是可笑的，然而當時我很是激動，因爲左右他不過是一個孩子，然而那沉重的聲音，却表示出在他的心中認爲這是如何嚴重。當夜我講給他的父親聽，他說我過於拘束這個孩子，我們都同意承認恐怕在不經意時管束過嚴。縱然他每天有充足的遊戲與運動的時間，顯然他在玩的時候覺得非常滿足，但是令他愁煩的就是必需遵守那所規定的時刻。

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我告訴他在這一天中，他可以隨意去做他所喜歡的事情。他可以不必遵守往日的命令，也不必在指定的時間中向我們報告，允許他可以隨意馳騁。我們並不去注意他，而他所願望

的自由也就是要完全把我們置諸度外。到了那天晚上，一個骯髒的孩子，又餓又倦，蹣跚到屋子裏來。我們並不去查問他當天到那裏去玩了些甚麼事情。我們只能從推想得知他當天玩的並沒有多少的興趣，因為第二天，完全由他自己的意思，甘心情願去重理他日常的功課。

他日常生活的程序極為簡易。通常七時起身，八時進早餐。九時至十二時在家中讀書，功課完畢之後是往外去奔走或游玩一番，直至下午一時回家吃午飯。以後又讀書至四時，四時以後，他可以隨意作各種心愛的運動或遊戲。

他的遊戲的興趣隨着季候和年齡而轉變。他喜歡奔跑拍球，也喜歡騎馬。那時他年紀是那麼小，還不能安穩地跨坐馬上，他身體稍微

長大，他便能馳行至荷蘭郡，引起了許多人的驚異和贊美。此外，他每天風雨無阻地往鄰居羅傑思（Rogers）家中去和他們的孩子共同溫讀書籍。

他所心愛的遊戲與外界都有一些關係。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，他就自稱為航海家，在活躍的幻想之中，神遊於千里之外。

我常是極端信仰遺傳的人，富蘭克林的游歷狂，雖然最初是限於荒唐的幻想，可以直接歸因於我自己對於航海和遠游的嗜好。我的祖父是一個航海家，而我的父親也曾挈領全家遠往中國，在香港僑居多年。

正如一切的小孩子一般，富蘭克林也喜作諸般惡作劇的事情，但

是並不關很大的禍。有一天，我記得那時他不過兩歲半，他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驚恐。在午飯的時候，富蘭克林拿起一只玻璃杯來，我們想他是要喝水，誰料他把杯子的玻璃咬下了一塊，這時，試想，我慌急失神，急忙把他拉出房間，叫他將嘴裏的東西吐出。把破杯也投入海中，不會以後再礙事。我領他回來坐到餐桌旁邊，嚴切地教訓他。誰知他又拿起了另一只杯子，現着頑皮的神氣，假裝如前次一般的樣子。

『富蘭克林』，我嚴厲地訓誡他，『你的服從呢？』

『我的服從』，富蘭克林規規矩矩地說，『跑在樓上散步』。你想這孩子可夠不夠頑皮！

幾天之間我很擔憂，假如那塊玻璃刺破了他的氣管會發生怎樣的禍事。但是平常我却不大爲他煩心，因爲他的父親是那樣留心他，我總是設法使他的父親不必多加關念，或者更是因爲他很小的時候，他的保姆常常抱着他到我房內，所以我更是不必多關心了。

雖然如此，在他小的時候，我們也曾爲他憂慮過。因爲當我生他的時候用了過多的『哥羅方』（悶藥），幾乎令我們兩人都因此致命。看護也說他想這個孩子是必不能活的，以後她覺得很是驚奇，這孩子竟能這樣長大起來。他正是生在這所屋子內，自然——在那些日子很少有人進醫院去生產的。這裏似乎很是陰冷而且不大合式。我知道在醫院裏該是如何合於科學的方法，但是我是很舊派的，總以爲孩

子生在自己家裏的好。那樓上的房間我一生中不知走過了幾千次，每次我常常想起，就是在這間屋子裏，我的小妮子初次看見了白晝的光明。

他初生下來的時候就很肥壯，紅潤而可愛的。我常常喜歡給他洗澡和穿衣服，然而我把他舉起和轉過來的時候手脚未免是粗重的。我恐怕一切年青的母親，起初抱着孩子的時候，總有些恐怕會把孩子掉下去，在這一點上我正和普通年青的母親一般。我覺得每一個作母親的人，無論是她自己或是由別人照料孩子，應當學習如何看護孩子的方法。

富蘭克林早日育養的方法，用今日的標準來衡量，恐怕是不大合

於科學的。看護和我只是隨着自己的意思預備孩子的食品，並沒有遵照定法，也不像今日爲嬰兒所定的食品單一般，隨時更變孩子所需要的食物。那時也無所謂兒童醫師那樣的人，每隔兩個星期到一次家庭中來，給孩子秤重量，驗溫度，以及作各樣的試驗。當富蘭克林有病，我們立刻就帶他去看醫生；他好了，我們就覺得非常歡喜，就此這樣隨他過去。

富蘭克林當嬰孩和幼年的時候，就是孩子們最通行的病也沒有生過，其中的一項原因，或者乃是因爲他獨自一人過着幽靜的生活的緣故。他從小至十四歲進格羅頓學校，其間大部分的時光都是與他的父親和我在一起的，我知道有許多人可憐他作一個孤獨的孩子，並且以

爲他失去了很多的童年的樂趣。

可是我也不相信我看見過另一個像他這樣的孩子，鎮日獨自一個人玩耍的。他是一個深沉於思想的孩子，而他所取以自娛的事情並非一般青年孩童所歡喜的樣式，但是據我看來他還是與一般普通的孩子並沒有兩樣。

我對於教育和遊戲的理論，我必須承認，常是與新派的主張不同。他們說孩子們應當常從這裏或那裏得些零碎的知識，但是我所想的正和這個相反，因爲從前孩子們並沒有這麼多的科目必須研究，但是那教授給他們的幾樣，却能夠完全學得。

我相信即使一個孩子也需要思想的時間——在這時間中可以去選

擇和吸收他所受的印象。我常常相信孩子們也有許多和成年人相同的思想，比我們設想他們的更為成熟。但是他們缺乏生字來表現他們自己——我想這只有多讀書籍纔能得到足量的生字。讀那些含有不甚熟諳的字的書籍，可以激發他們去尋求字的意義。我們從不爲富蘭克林選擇書籍，我們主張由他自己從我們歷年收藏着的書籍中去選擇。因爲我們爲他選擇，終不及他自己去選擇能以適合他的興趣。他喜歡讀各種樣式的歷史，尤其喜歡讀海軍司令摩罕（Admiral Mohan）所著的海軍史，直至他能以完全記得書中的內容。然而他對於讀書的嗜好並不和他遊戲的熱誠相衝突。

從很小的時候，他對於射擊就已有不厭不倦的興趣。假如照我

的意思，他不會那樣早就開始作這種運動。但是在十一歲的時候，他早已從他父親那裏得到了一桿鎗，而在他的遊戲的同伴中，出了射擊能手的名聲。他立意要在自己家中成立一個博物院，包藏赫特遜河上各種鳥類的標本，而每一樣都是由他自己從空中擊落的。不久，在紅木的櫥上，已經滿了各式的標本，其中有金鸞，蒼鷺，知更鳥，啄木鳥，甚至還有一隻鷹；但是却缺少一隻歐鵝。

有一天，富蘭克林從河邊走到屋裏來；找尋他的獵鎗。他看來並不顯出急忙的樣式，所以我問他要鎗做甚麼用。

『有一隻歐鵝在那邊大樹上，』他說，『我要去將牠打下來。』我對他好笑。說『那麼你以為那隻歐鵝是在等着你找到了鎗回去』

打牠嗎？」

他有些遲疑，但是却很自信地說，「自然，牠會等着的。」

他安閑地步下草場，同時我預想等他看見那隻鳥已經飛走而空手回來的時候，我好戲笑他，但是不多一會他又來到我的面前，手裏拿着那隻和蜂雀差不多大小的鳥。那隻歐鵝確是等了不少的工夫呢。

富蘭克林從不殺害兩隻同類的鳥，也從不殺害在巢裏飼雛的鳥。他喜歡學習如何剝製和保存那些標本。我不信他在起初從事的時候就已十分明瞭他所做的事情，但是他一經決意要裝製鳥類標本之後，就沒有甚麼能令他丟棄那種念頭。

從各方面，我可以說出剛一從事這個工作，在他心中確有放棄這

剝製工作的思想。在他學習的時候，沒有覺到這種手續有些地方是很討厭的，但是他專心致志，直至他能夠製得很好。不久他達到了很滿意的地步，那餘下的標本就裝製到家中各處的地方。

他願意走幾里的路程，去尋找一隻不常見的鳥。我記得有一個夏天，我們都在海外避暑，有一個可愛的英國人的家裏請我們去。那個主人說他們搜集着歐洲最好的鳥類的標本。在預備動身以前的一兩天，我的丈夫覺着因為公務忙碌不能踐約，當我正要寫信去謝絕那份人家時，富蘭克林，他常是一個怕羞的小孩子，却出乎我意料之外說：

「媽媽，不同着我自己可不可以去？」

『你說你願意往一個從沒有見過的人家去嗎？』我不相信地問着說。

『我願意往隨便甚麼地方，去看那些鳥。』他用那樣肯定的話來使我相信。

關於他的事情，他都自己留心照顧，用着他自己決定的方法，並不去麻煩別人。那次把他送回倫敦去叫那管家的管理，對於他的自負必定是一個極大的打擊，因為他想他自己已是非常長大並且很可自持，的確我也這樣承認，那時他雖然只有十一歲。

富蘭克林自己出外的時候我從不爲他焦慮，也不警戒他做有危險的事情，這種態度是爲我的許多朋友所不能了解的。實際上富蘭克林